

## 絕世於黑暗中的舉旗者——《野草》的戰鬥精神

龐穎欣

前言——今天仍可翻《野草》

初讀魯迅的散文詩集《野草》，頗有「清風不識字，何以翻亂書」的懊惱。首先是感到茫然，每個篇章所描繪的世界以及事情都是超現實且詭異：影無故與其永恒之朋友一人作出告別、凝固在冰谷下的死的火焰表示寧可被燃燒淨盡的思想、對立於面前的墓碣內埋葬的竟是一個死於抉心自食的逝者。即使是近一個世紀以後的讀者，初讀時亦會雲裡霧裡，不知所在，因為《野草》中的文字構建了一個艱深晦澀、卻又耐人尋味的世界。

再翻閱之時又多一種感覺油然而生——無法進入。這種無法進入不是讀者茫然所致，卻似乎是作者無意允許他人走進內心世界的一種設定，更無與外界對話交流的考量。《野草》當中頗多篇章是「我的夢」，《影的告別》是「睡到不知甚麼的時候」出現的、《狗的駁詰》亦是夢見的、《失掉的好地獄》亦然，既是屬於作者的夢，外人自然沒有隨意進入的權利與主人交流。而且這些夢經常被突然驚醒，如《好的故事》中「正要凝視他們時，驟然一驚……睜開眼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」，《死後》是作者「眼前仿佛有火花一閃」而乍醒。夢還沒有完，讀者卻一瞬間置身於終場，猶如被驅逐出來。《墓碣文》則更為深刻：「……答我。否則，離開！……」一絲無奈夾雜著決絕的逐客令既是魯迅自身人生思考的迷茫，亦是不認為芸芸讀者有理解自己內心可能的拒絕。

《野草》不少篇章確是超現實，這些屬於魯迅內心的夢亦似乎沒

有示於人前之意，且魯迅多次提及不希望年輕人閱讀只屬於他的《野草》，但不代表二十一世紀的青年與《野草》是遙不可及。一來，這些超現實都是一種諷刺，「『諷刺』的生命是真實的；不必是曾有的實事，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。所以它不是『捏造』，也不是『誣蔑』……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為被刺者所憎恨，但他卻常常是善意的，他的諷刺，在希望他們改善，並非要捺這一群到水底裏。」<sup>1</sup>這些超現實正正是取材、也是反映於現實。二來，這種不希望更多是擔心青年思想不成熟，若然青年誤讀《野草》中屬於魯迅自己的「黑暗」及迷惘，將之理解成對將來的絕望，亦非關心青年的魯迅所願。因此，站在人生路上青年時代的我們，既無魯迅先生經受過的苦痛，自然無法有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學，更遑論看透人生，但是否能在閱讀《野草》中有所收穫，則須看讀者本身。

錢理群先生曾寫道：「在某種意義上，可以說魯迅的作品是應該終生閱讀的。」<sup>2</sup>。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須面對的人生，都有自身欲追尋的意義。魯迅寫作《野草》時，在私在家已與其弟周作人決裂，在公在校又親歷女師大風潮，曾使魯迅內心對自己的人生掙紮且徘徊。時下魯迅就曾寫道：「倘使我有這力量，我自然極願意有所貢獻於河南的青年。但不幸我竟力不從心，因為我自己也站在歧路上，或者，說得比較有希望些：站在十字路口上。」<sup>3</sup>相信每人在成長路上的不同階段以及相異的環境現實，都曾處在十字路口上，也有過這種掙扎

---

<sup>1</sup> 魯迅，《甚麼是『諷刺』》，《且介亭雜文二集》，收錄於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編纂，《魯迅全集》第六卷，上海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3，頁 323-325。

<sup>2</sup> 錢理群 著，《魯迅作品十五講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3，前言頁 2。

<sup>3</sup> 魯迅，《北京通訊》，《華蓋集》，收錄於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編纂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三卷，上海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3，頁 56。

與徘徊的感覺。而魯迅自身站在十字路口上時，亦不忘時下青年。因此，閱讀魯迅的作品並不是單向的，更重要的是與我們當下的遭遇與思考作對照，既能感悟魯迅筆下的文思，亦須反省自身。我們的人生，青年、壯年、中年、垂暮之年都站在不同的十字路口上，這大概就是錢理群先生所說，魯迅的作品是應該終生閱讀的原因。

野草，讓筆者馬上想到的是白居易那句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，野草那種年年復榮的生命力，以及春意盎然的美好景象。但魯迅的題辭對野草遇火，卻有另一番解讀——「熔岩一旦噴出，將燒盡一切野草，以及喬木，於是并且無可朽腐。但我坦然，欣然。我將大笑，我將歌唱。」野草被燒淨盡，魯迅關注的不是來年的「晴翠接芳城」，反而是死亡才能使生命達到永垂不朽。這是一種讓人動容、不懼犧牲的決心，亦是筆者讀《野草》時的一點感動——不斷戰鬥的精神！也許，趁著熱血滿腔的青年時代，我們在《野草》中需要的就是如此！

一、絕世而獨立——保持自我的矛與盾：

「當我沉默的時候，我覺得充實；我將開口，同時感到空虛。」  
——《題辭》

令人為魯迅感到頓入於無奈氛圍之中的題辭第一句，道出了魯迅自身的雙重困境——不足為外人道的個人經歷，以及沒有人理解自己的孤獨。既然沒有人理解自己，又何須強求別人理解自己，或者迫使自己虛與委蛇、隨波逐流。《野草》中我們仍能看到「橫眉冷對千夫指」，仍要保持自我的魯迅。

《影的告別》中，影不願前往天堂，又不願前往地獄，更不願去將來的黃金世界裡，而最重要的是影表示「朋友，我不想跟隨你了，

我不願往。」在我們看來，影和人的所謂「朋友」關係是理所當然的，影對人的跟隨亦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這種關係是從屬的，影沒有自由意志，更沒有決定目的地的權利，影沒有對天堂、地獄乃至將來的黃金世界作出任何考量就斷言拒絕，因為這些目的地都不是影的自由意志所決定的。而這個影，就是魯迅本身。影的陳述使讀者身處在以下問題連綿不絕的回響中：我為甚麼要事事跟從、我為甚麼要屈居人下、我為甚麼沒有決定去向之自由！不！不管你是何目的居心，是為我好的熱腸或是想致我於死地的狠心，我都要拒絕，因為我不願隨波逐流，我更不願受制於他人。這樣，「影」在這裡被賦予了自我，能用獨立於人的「我」來作自稱。這不僅是一種擬人手法，更是對跟從、從屬斷言拒絕的獨立人格之確立。

《過客》中，雜樹、瓦礫、破敗的叢莽所組成的場景，雖為狀態困頓的過客增點幾分哀涼，但倔強而眼光陰沉主人翁依然是「倔強而眼光陰沉」。面對老翁勸告走回原地的勸告，主人翁予以拒絕，因為「回到那裡去，就沒一處沒有名目，沒一處沒有地主，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，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，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。」魯迅並不願意被周遭的環境及眾人限制及扭曲自己，做一個真實、無拘束的自己才是自己所願。因此，在兩度接受女孩的恩惠時，主人翁均表現出極為客氣的態度：

客——（接杯，）多謝，姑娘。（將水兩口喝盡，還杯，）多謝，姑娘。這真是少有的好意。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！

翁——不要這麼感激。這於你是沒有好處的。

客——多謝，（接取，）姑娘。這真是……這真是極少有的好意。

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。(就斷磚坐下，要將布纏在踝上，)但是，不行！(竭力站起，)姑娘，還了你罷，還是裹不下。況且這太多的好意，我沒法感激。

翁——你不要這麼感激，這於你沒有好處<sup>4</sup>

這是刻意製造的距離感。女孩的好意與老翁的勸告縱然是一種關心的表現，但關心則亂。魯迅知道社會大眾的潮流是對自我個人無情的扭曲，身邊還是會有願意關心及疼惜自己的人，但這種善意的關愛亦有可能會妨礙自己向前戰鬥。我們需要感激這些願意給予幫忙的人，但更須取捨，因為既然選擇了戰鬥，我們就不要怕孤獨。過客繼續前行，一方面是順從了自己自由意志的選擇，另一方面是對自己人生戰鬥的負責，頗有「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」的勇氣。《這樣的戰士》更直接的道出魯迅獨立而無畏縮的戰鬥精神：

他走進無物之陣，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……

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，繡出各樣好名稱：慈善家，學者，文士，長者，青年，雅人，君子……頭下有各樣外套，繡出各式好花樣：學問，道德，國粹，民意，邏輯，公義，東方文明……

但他舉起了投槍。<sup>5</sup>

對，戰鬥是你一個人的！可能他們表面是有花俏且美好的樣子，但請回望一下你手中——心中的自己，是否應拋出長槍一拼，不要受其他人事的影響而保持自我！

二、危檣獨夜舟——擁抱黑暗才有所得：

---

<sup>4</sup> 魯迅，《過客》，《野草》，收錄於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編纂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一卷，上海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3，頁 496，499。

<sup>5</sup> 魯迅，《這樣的戰士》，《野草》，收錄於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編纂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一卷，上海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3，頁 525-526。

走進黑暗，其實是魯迅面對現實的一種選擇，因為魯迅不是逃避現實而藏匿於黑暗中，相反他是主動走進。黑暗既是他能絕世獨立思考矛盾的大歡喜之地，亦代表著他欲對抗的一方，故黑暗與黑夜在《野草》經常出現。太平、平安，反倒在魯迅眼中是可悲的，因為這代表著你願意安於現況，沒有前進、追求的意願，這是失去了熱血與抱負的開始！所以，「在這樣的境地裡，誰也不聞戰叫：太平，太平……但他舉起了投槍！」

《希望》中，「大概老了」的魯迅，在回憶年青的自己時，尚會「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。希望，希望，用這希望的盾，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」，即使用來對抗黑夜的希望的是是一種自欺，但起碼魯迅自己能看見黑夜，能清楚自己應所對抗的為何物，能有戰鬥的準備。真正令魯迅感到可悲的不是他身外青春的逝去，而是對青年們來說，「現在沒有星和月光，沒有僵墜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，愛的翔舞。然而青年們很平安。」這不是迷茫，而是身處黑夜而不自知，完全沒有危機意識卻還安於現狀。所以，對魯迅來說，黑暗、空虛、苦惱、對抗，才是人生實實在在的明證，才了解前進的方向在何處，才清楚長槍要一擲於何方！

身處黑暗而不自知應該與何物戰鬥、應爭取甚麼的下場，在〈失掉的好地獄〉中有所表現。鬼魂身處的地獄，充斥著鬼魂們無不低微的叫喚，「然有秩序……報告三界：地下太平。」而原來統治地獄的惡魔，表面是「美麗，慈悲，遍身有大光輝」。鬼魂雖有反抗，自以為更換統治者便能一洗地獄之頹風，但人類的旌旗取代魔鬼之光輝後，「油一樣沸；刀一樣銛；火一樣熱；鬼眾一樣呻吟，一樣宛轉」，地

獄的痛苦沒有減輕，因為鬼魂忘記了兩件事：一是地獄始終是地獄，鬼魂應該做的不僅是絕叫幾聲，而應主動戰鬥，尋找逃離地獄的路；二是地獄的統治者依然不是鬼魂自己，他們依然是被壓迫者。

偏偏國人不喜面對黑暗，故《立論》則是針對人們只喜善意的謊言這一點而作出的諷刺，針對只喜銅臭與名利而寫了《狗的駁詰》；魯迅只說大話？《風箏》則是魯迅直視自己黑暗面的典例。人不僅要直視黑暗，而且要與之戰鬥，《秋夜》便是如此：即使只是秋夜裡棗樹，也要「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」！戰鬥的前提，便是你敢於面對黑暗！

三、何不帶吳鉤——不要當一塊望夫石／旁觀者：

人對未來究竟要懷有希望還是墮入絕望？不！兩者都不應該被選擇，或者這樣說，對於《野草》中的魯迅，單是「望」已經是非常虛無飄渺、不著邊際。人為甚麼不直接面對近在眼前的現實，卻要寄望於哪怕是一秒後的世界！「望」的距離感非常抽象，《說文》有云：「望，出亡在外，望其還也。」望這個動作對主體來說的確是主動的，但卻對客體無任何的影響，主體只能被動地守株待兔，等待客體自身的「還」及改變。

以《求乞者》為例，文中魯迅會對求乞的孩子如此厭惡，並不是他沒有同情心，不然魯迅毋須在《頹敗線的顫動》中對那出賣自己身體、後遭自己兒孫唾棄的老嫗費盡筆墨。魯迅「憎惡他並不悲哀，近於兒戲」，亦「煩厭他這追著哀呼」。求乞的孩子，還穿著夾衣，並沒有去到絕境，但他沒有企圖通過自身過活，反而寄望於路人的布施。魯迅害怕，害怕自己如果也是個求乞者又會如何。沒有錯！白眼、拒

絕、鄙視都會群而攻之！人只能戰鬥，只能爭取，單是希望別人的施捨或是對世界的絕望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！「絕望之為虛妄，正與希望相同！」其實《希望》中作者已道出年青人於青春時光滿懷希望的虛妄，其實無異於老年的絕望，但那又如何！魯迅給我們展示了最佳的示範，告訴我們積極的奮不顧身，與希望是沒有任何必然的關聯。

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，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，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。<sup>6</sup>

《復仇》與《復仇（其二）》則是魯迅對旁觀者最大的鄙視。《復仇》中敘述的是兩人裸著全身即將生死相搏的場景，然而路人紛紛作壁上觀；而《復仇（其二）》以色列人對耶穌被釘十字架的犧牲也形同看戲，事不關己之模樣。但這裡魯迅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：既然戰鬥的人才能「永遠沉浸在於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」，而被釘的耶穌亦「即沉酣於大歡喜和大悲憫中」，那麼人生的意義在於甚麼？很簡單，不戰鬥，你的人生就沒有意義！也許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後，命運之神沒有眷顧到你，上帝的榮光也沒有照耀到你，但你已發出最後的吶喊、作出最後的一擊。比起《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》中情願繼續順從、留守於奴隸身份的奴才，願子戰鬥的傻子才值得被頌揚——哪怕世人稱呼自己為傻子！更需要《淡淡的血痕中》有別甘於咀嚼悲苦的良民、屹立著的叛逆猛士！

#### 四、小結

《野草》是魯迅眾多作品中最為複雜的一部，他曾說自己的哲學都包括在《野草》裡邊，而後人的研究認為《野草》是他黯淡的情緒

---

<sup>6</sup> 魯迅，〈希望〉，《野草》，收錄於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編纂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一卷，上海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3，頁 483。

和受苦的感情所組成的潛意識超現實世界的文學結晶，不僅揭示出他對當時社會環境的不滿，還揭示了他本人內心緊張的某種狀態。<sup>7</sup>我們不可能全讀懂魯迅，這本身就不是《野草》這本書的設定，但讓我們回到錢理群先生的話語，閱讀的意義其實是須讀者自身感悟，而我讀魯迅的《野草》之時，正是受這種無懼犧牲的戰鬥精神所感動！

但我坦然，欣然。我將大笑，我將歌唱。<sup>8</sup>

---

<sup>7</sup> 李歐梵，《鐵屋中的吶喊——魯迅研究》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99，頁 101-103。

<sup>8</sup> 魯迅，《希望》，《野草》，收錄於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編纂，《魯迅全集》第一卷，上海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3，頁 464。